

能文能武的京劇名伶李少春

● 徐天淦

李少春（一九一九—一九七五年）這個

名字，在海內外上了一定年紀的京劇愛好者，大概少有人不知道的。他不僅扮相佳，嗓音好，而且武功扎實、戲路寬廣，演技精湛。在近三十年的舞台生涯中，李少春文戲學余（余叔岩）、武戲宗楊（楊小樓），兼演猴戲和紅生戲，創造出許多令人難忘的藝術形象。他是京劇史上二位罕見的文武全能的表演藝術家。

學文練武嚴父督教

說起李少春，不能不提到他的父親李桂春。

李桂春是河北霸縣人，藝名小蓮子，原為河北梆子藝人，後改學京劇老生。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他以連台本戲《宏碧緣》、《狸貓換太子》、《大紅袍》

等而走紅于上海灘，長達十年之久。

李少春是李桂春的第二個兒子，十歲時與弟幼春開始練功。嚴厲的父親為兩個孩子規定：每天上午練功（初為兩小時，後延長至四小時）；下午主要是學習文化知识。李桂春從自己親身的經歷中，深感藝人沒有文化的痛苦，所以對兩個孩子的學習毫不放鬆。

一九三一年，李桂春全家由上海遷居天津。此時，李桂春已看出少春嗓音圓潤，敏而好學，一點就通，並認為將來就以老生、武生挑班，繼承自己的衣鉢，因而對兒子希望文學余叔岩、武學楊小樓的想法非常贊同。隨後不久，他便不惜重金從北平請來精通楊派戲的丁永利和對余派唱腔頗有研究的陳秀華兩位老師，全力培養李少春。另一方面，又讓嗓音宏亮的幼春

改學花臉，日後能同少春配戲。這時，每天的課程安排是：上午練基本功，下午由丁永利上課，晚上六時至八時半，陳秀華教唱老生戲，九時至十時，學習文化和練習寫字。

功夫不負苦心人。經過兩年多的勤學苦練，在兩位名師的精心指導下，李少春的技藝突飛猛進，在武生戲、老生戲和猴戲方面都打下了扎實的基礎。對於這段時期的練功生活，李少春既是刻骨銘心、終生難忘，同時也是技不壓身，一生受益。晚年時，他曾對一位青年演員回憶說：「我小時候練功，比你們苦多了，也狠多了。四小時文，四小時武，到了晚上，渾身疼得都上不了炕。大熱天，穿著棉襖棉褲，戴紫金冠，翎子狐狸，手舞雙槍，練《八大錘》的車輪大戰；冬天單褲單褂子，練到汗流浹

背為止。台上幾秒鐘，台下幾年功啊！」

文武兼秀大師收徒

一九三八年夏，技藝日趨成熟的李少春，與天津中國大戲院正式簽約，演出「四天五場」。這是天津約角的一種形式，即周四至周日，連演四個夜場，星期天加日場，付四天包銀。

四天的打泡戲分別為：首場是文武雙出《擊鼓罵曹》、《戰馬超》。前飾彌衡，後飾馬超，第二天為楊派的《水簾洞》帶《鬧地府》；第三天是《打漁殺家》和《惡虎村》雙出，前飾蕭恩，後飾黃天霸；第四天場為《八大錘》，前飾陸文龍，後飾王佐；夜場是唱做吃重的李門獨有節目《打金磚》，飾演劉秀。從「四天五場」的劇目來看，意圖非常明顯，就是全面、充分地展示李少春在文、武戲和猴戲方面的藝術才能。演出效果非常好，戲院座無虛席，觀眾齊口稱贊，報上好評如潮，頓時轟動津門。

消息不久傳到北平。同年十月初，李少春劇組應北平新新大戲院經理萬子之和之邀，赴平公演。人尚未到，報上已登出「青年劇家先鋒首領來平登場之第一聲。」首

場劇目，李少春仍是《擊鼓罵曹》和《戰馬超》文武雙出。精湛的表演，同樣得到觀眾和報紙的一片喝采。就在上演《打漁殺家》和《惡虎村》的那天，出現了一個意料不到的情況，就是從不去戲院看戲的余叔岩突然光臨劇場，大概是對李少春的演出耳有所聞。他在看完戲後，認為李少春的唱、念、做、打都行，是個難得的人材，印象不錯。而李桂春，則不失時機地請萬子和出面，希望余叔岩能收少春為徒，後來又托與余私誼甚好的李育庠（即著名指揮家李德倫的父親）幫忙。余叔岩收徒一向謹慎，經過一番考慮，才點頭答應。

拜師儀式於十月十九日在余宅舉行。賀客盈門，非常熱鬧。李少春送給師父四季衣料、一件水獺皮衣帶帽子，給師母和師姐及傭人各一份禮品。李桂春另送五十兩上等烟土。

從此，范秀軒（余叔岩的起坐間兼會客室）中，無日不見李少春的蹤迹。因他本身基礎好，所以戲學得很快。余叔岩曾許諾用五年時間，傾囊相授，使少春能全面繼承余派藝術。同時，又做出三項規定：（一）文戲暫時掛起，須經余的指正，方能上演；（二）每場只演一劇，不可雙出（在余

看來，一個晚上唱一文一武雙出，讓觀眾從哪個角度欣賞你呢？你的精力勢必分散，不如集攢力氣演一齣效果好，因為藝術是千錘百煉的東西）；（三）放棄猴戲。這真給李少春出了難題；一方面是師命不可違，另一方面則是，他必需要考慮營業的保證和家中開支的需要，何況當時北平的劇場，猴戲正在走紅。後來，只得通過余的好友，轉告少春的苦衷，才獲允放寬。

李少春學的第一齣戲是《戰太平》。余叔岩為他講解該劇的背景，如何體會花雲的情感，教授花雲的唱腔、動作及「槍架子」的動作力度，足足花了一個多月。

十二月三日，李少春在新新大戲院首演《戰太平》，余叔岩親自把場。消息一經傳出，頓時引起轟動。有些「余迷」們還特地從天津、上海等地趕來觀看。戲院門口，車水馬龍，盛況空前。李少春沒有辜負師父的一片苦心，演出獲得極大的成功。

李少春邊演出、邊向余叔岩學戲，時斷時續，前後只有四、五年的時間（余叔岩於一九四三年去世），親傳和口授不過十幾齣。但即使如此，人們仍然認為，拜余叔岩為師，聆聽他的教誨，如學習前輩

藝人的表演長處，表演程式動作和角色內心感情二者之間的關係、怎樣創造和表現各種角色，重視演員的藝德等等，是使李少春表演藝術進入新的上升階段的一個轉折點，也為他後來改編《野豬林》做了前期準備。

改編《野豬林》顯才華

在余叔岩去世後的幾年裡，李少春的足跡，除在平、津兩地演出外，還遍及大江北眾多城市，北面遠至關外的哈爾濱。演出劇目有傳統戲，猴戲《十八羅漢鬥悟空》和《智激美猴王》；紅生戲《瀟灑橋》、《古城會》、《水淹七軍》及新編歷史劇《百戰興唐》、《文天祥》等，在武生戲《林冲夜奔》和《火併王倫》裡，他飾演林冲。

上世紀三十年代，楊小樓和郝壽臣常合作上演《山神廟》，即頭本《野豬林》和二本《山神廟》，分兩天演出。李少春很喜林冲這個人物。他很想把楊、郝的《山神廟》濃縮為一本，一個晚上演完，但難於抽出時間。

到了一九四八年，當時北平情況較為混亂，戲院的上座率普遍下降，李少春就

索性閉門不出，一心二意想對楊、郝原劇進行改編。

李少春首先想在思想內容上加強「官逼民反」這一主題，其次在人物關係上，對林冲的「忍」和「逼」應做有層次的挖掘（這是余叔岩經常教導他的），再有就是適當增加人物的唱、念、做、表。一次，他對劇作家翁偶虹談了自己的想法，說道：「當年《菜園子》那場沒有舞劍，楊先生總想添上，但沒有實現，我可以承其遺志。《長亭》一場，不僅唱詞少，而是感到林冲夫妻的生離死別，沒有足夠的描寫，我想補其不足。《野豬林》那場，在林冲忍氣吞聲的起解途中，還可以多加渲染，除唱做外，我還想帶著『手肘』，走個『吊毛』。《山神廟》一場，我想孤膽群戰，一個人破十二個打手，演出來八十萬禁軍教頭的『豹子頭』，不然，整個戲裡，林冲太窩囊了；還有《白虎堂》可以多加對白，同高俅、陸謙展開面對面的辯理……」。翁偶虹是李少春的師叔，程派名劇《鎖麟囊》的作者。他在聽了少春的想法之後，大為贊同，認為少春的確是個勤於思考的人。《野豬林》得以順利改編，翁偶虹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功不可沒。

一九四九年秋，《野豬林》由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等在上海天蟾舞台正式演出，效果很好，連滿七十二天，報紙上刊出《野豬林》的賀詞，其盛況可想而知。

《野豬林》的成功演出，使廣大觀眾耳目為之一新。後來又經過不斷修改，終成為李派藝術的代表劇目之一。可以認為，這齣戲在一定程度上正體現了李少春「文學余叔岩、武從楊小樓」這一心願。

一九六五年，《野豬林》一劇由北京電影製片廠和香港大鵬影業公司聯合攝製成彩色戲曲片。後人有幸至今還能從該片中欣賞到李少春所塑造林冲這一藝術形象。

博採眾長自成一家

虛心好學、勤於思考、博採眾長、與時代同步，這是一個優秀的藝術家應具有的素質，而李少春在這方面做的都非常出色。

學習前輩藝人的表演長處，這是余叔岩經常教導李少春的話。李少春牢記師訓，為人虛懷若谷，從不自傲。他一生拜過四位師父。除余叔岩、丁永利外，在六十

年代初，又先後拜了蓋叫天和麒麟童（周信芳）兩位大表演家為師，希望能在舞台形象上結合南派的藝術手段、更好地表現人物、表現生活。

多讀書。讀書能使人增長知識，明瞭事理，拓展視野，李少春對此深有體會。

在改編《野豬林》時，他方感到知識的缺乏。有一次，他和翁偶虹談起這件事，說：「有時，為了兩句詞，喝完了一瓶啤酒，嚼完了一碟花生米，還是擠不出一句詞來。」翁向他建議，盡可能多看些書，這樣就能提高藝術素養，表演風度也就自然不凡，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此後，李少春開始博覽群書，以提高自己的文學修養。

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識和理論，李少春就能總結多年來的表演藝術方面的經驗和心得體會，並寫了不少文章，如《堂堂膽氣，耿耿丹心——談〈滿江紅〉中的岳飛形象的創造》、《新一關於表演問題的道路》、《學習蓋派藝術的一些感受》、《談京劇現代戲表演的幾個問題》、《怎樣鍛煉和保護嗓子》等。

從生活中學習。創作離不開生活，塑造人物形象亦同樣如此。在現代京劇《白毛女》中，李少春扮演的老貧農楊白勞，

他的出場，背身側步，隨著風聲，踉踉跄跄地上場，他「幾個倒步，似鷄子翻身，可不是，這是在體驗了生活中老年人在頂風中行走，站立不穩，常是背過身躲過風頭的行路情景，創造出來的」，看上去好像簡單地幾步走，卻充滿生活的真實感。再舉一例，一次，李少春在街上見一江湖藝人，鋼叉舞得非常精彩，就虛心向他學習。後來，他在演出《金錢豹》一劇時，就把鋼叉武技加以融化改造，將武術動作和戲曲舞蹈手段相結合，使人感到特別新穎別致，令人叫絕。

李少春不僅自己勤奮好學，而且也希望劇院的青年演員們努力學習。青年演員在藝術上遇到難題向他請教時，他從不拒絕，以自身的經驗和體會，同他們一起研究、解決。青年演員們就把他尊稱為「李神仙」。

在提攜後輩方面，李少春總是熱情幫助，認真負責。與他合作多年的杜近芳，曾回憶道：「我最初跟他演《野豬林》的時候，他已是南北馳名、紅極一時的名演員了，可是他肯破格提拔我這個在藝術上還很幼稚的孩子給他配演林娘子。他認真地給我講解這個戲所反映的歷史時代，還深入細緻地

幫助我分析人物的思想感情，以及如何恰當地通過藝術手段展現出來。同時他又鼓勵我大膽創造，要我根據自己的聲音、條件來設計唱腔和表演，而不必拘泥於他所講的。」

李光是文武老生演員，也常演猴戲。

對於《大鬧天宮》裡的孫悟空，李少春說的下面一段話，使他很有啟發，終生受益：猴子的動作是非常敏感的，狡黠的，上下起伏很大。而且喜、怒、哀、樂，甚為鮮明。這個戲體現了善與惡的拼搏戰。如果你光去模仿猴子的一舉一動，學的再像，也是動物園裡的小猴，決不是舞台上的美猴王。所以一定要「是猴學人，而不是人學猴」。

馬派老生演員馬長禮，曾在現代京劇《沙家浜》裡成功地扮演陰險狠毒的刁德一。說到李少春對自己的幫助，他至今記憶猶新，歷歷在目！他說：「我唱《紅燈記》，到了文化大革命非得按照樣板演唱完『獄警傳似狼嚎邁步出監』，接著蹣跚上場，到台口接唱『回籠』。我唱文戲唱慣了，動的太多嗓子容易『橫』。為這事我挺苦惱，不知怎麼辦才好。有一次在政協禮堂演出，李少春到了後台，輕輕對我說：『刑場鬥爭的上場行嗎？』我說：『不行啊，我正著急呢！』『告訴你，別太提氣，少走，輕

緩氣，亮住了再張嘴。」那天我就接著他教我的方法演，果然嗓子沒『橫』。我不是李少春入室弟子，但是他對我的幾次教誨，使我終生難忘。他的表演藝術，我要好好地學，他那種對青年人認真負責的精神，我也要好好地學。」

現為京劇院副院長的劉長瑜，當年在《紅燈記》裡曾扮演李鐵梅，得到李少春的幫助就更多了。她感慨地說：「對於我們這一代演員來講，李少春是我們藝術上的導師。他能文能武，能唱能做，演什麼像什麼。當時大家都稱他為『李神仙』，真是一點兒不錯。」

環球傳播京劇藝術

如果說梅蘭芳是第一位將博大精深的民族傳統京劇介紹到外國的話，那李少春則是把這一藝術傳播於世界劇壇之第一人。從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〇年短短數年間，他先後訪問了十多個國家，演出了《鬧天宮》、《三岔口》、《野豬林》、《白蛇傳》等劇目，受到各國人民的熱烈歡迎。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李少春在印度訪問時，曾受到印度總理尼赫魯的接見。尼

赫魯說：「印度人民有機會看到中國的猴王了。」在首場《鬧天宮》演出後，印度報紙評論道：「中國京劇是用道白、歌唱、舞蹈、武技等美麗地交織起來的高度藝術品。」在談到李少春扮演的孫悟空時，直贊「他的表演簡直可以使他成為猴中之王。」

一九五六年五月，李少春作為梅蘭芳率領的中國京劇團的成員赴日本訪問，並演出了《三岔口》、《鬧天宮》、《野豬林》、《雁蕩山》等劇目。日本文化界人士對京劇藝術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不久，李少春又隨同中國藝術團去南美洲的智利、巴西、烏拉圭、阿根廷等國

訪問演出。

一九六〇年四月，李少春參加了由中國京劇院和中央歌舞團組成的中國藝術團，相繼訪問了拉丁美洲的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古巴和北美的加拿大等國，行程萬里，歷時七個月。在訪問中，李少春和杜近芳演出了兩個大戲：《白蛇傳》和《野豬林》。

這裡摘錄加拿大的《郵電報》的一段評論：「京劇團把最精彩的表演留到昨天才拿出來。《白蛇傳》這個動人而美妙的民間傳說，不僅鮮明地表現了京劇團的音樂、舞蹈等方面的的大膽，以及音響、動作上的純淨的詩意，而且連最外行觀眾也能領略其中的情趣。」

聖文 文庫 拾 夢 抒 懷

隆重 李 潔 著
出版 新臺幣壹佰伍拾元

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迭宰大邑，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閱歷宏豐，見聞廣博，名作家阮毅成、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以慧眼傾抒其感受，匯為智慧的結晶，與一般回憶錄不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趣味盎然。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壹百伍拾元，歡迎購閱。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